

文白对照  
四库全书精华

集部 · 曾巩诗文集

(下)

李 雯摇主编

## 目摇摇录

曾巩文集卷十一	员
新序目录序	员
列女传目录序	缘
战国策目录序	员
南齐书目录序	员
唐令目录序	员
徐干中论目录序	员
曾巩文集卷十二	员
李白诗集后序	员
先大夫集后序	员
范贯之奏议集序	猿
曾巩文集卷十三	猿
序越州鉴湖图	猿
赠黎安二生序	缘
送刘希声序	缘
曾巩文集卷十四	缘
送李材叔知柳州	缘
送蔡元振序	缘
送丁琰序	缘
曾巩文集卷十五	缘
上杜相公书	缘
与孙司封书	源

曾巩文集卷十六 .....	苑
寄欧阳舍人书 .....	苑
与王介甫第一书 .....	缘
答李沿书 .....	苑
答王深甫论扬雄书 .....	怨
曾巩文集卷十七 .....	愿
仙都观三门记 .....	愿
秃秃记 .....	愿
醒心亭记 .....	怨
墨池记 .....	怨
宜黄县县学记 .....	怨
学舍记 .....	苑
南轩记 .....	缘
鹅湖院佛殿记 .....	愿
曾巩文集卷十八 .....	苑
兜率院记 .....	苑
拟岷台记 .....	猿
抚州颜鲁公祠堂记 .....	远
尹公亭记 .....	园
筠州学记 .....	猿
曾巩文集卷十九 .....	愿
襄州宜城县长渠记 .....	愿
道山亭记 .....	猿
越州赵公救灾记 .....	苑
曾巩文集卷二十 .....	园
敕监司考核州县治迹诏 .....	园

曾巩文集卷二十九	员源
熙宁转对疏	员源
曾巩文集卷三十	员缘
议经费	员缘
曾巩文集卷三十八	员园
祭王平甫文	员园
曾巩文集卷四十一	员园
苏明允哀辞	员园
曾巩文集卷四十五	员远
夫人周氏墓志铭	员远
曾巩文集卷四十八	员怨
洪渥传	员怨
曾巩文集卷四十九	员员
本朝政要策·军赏罚	员员
曾巩文集卷五十	员源
金石录跋尾·汉武都太守汉阳阿阳李翕西狭颂	员源

## 曾巩文集卷十一

### 新序目录序

刘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录一篇，隋唐之世尚为全书，今可见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为其序论曰：

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风俗。盖九州之广，万民之众，千岁之远，其教已明，其习已成之后，所守者一道，所传者一说而已。故《诗》《书》之文，历世数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尝不相为终始，化之如此其至也。当是之时，异行者有诛，异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备也。故二帝三王之际，及其中间尝更衰乱、而余泽未熄之时，百家众说未有能出于其间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废，余泽既熄，世之治方术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奋其私智，家尚其私学者，蜂起于中国，皆明其所长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讳其失。天下之士各自为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复知夫学之有统、道之有归也。先王之遗文虽在，皆继而不讲，况至于秦为世之所大禁哉！

汉兴，六艺皆得于断绝残脱之余，世复无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诸儒苟见传记百家之言，皆悦而向之，故先王之道为众说之所蔽，暗而不明，郁而不发。而怪奇可喜之论，各师异见，皆自名家者，诞漫于中国，一切不异于周之末世，其弊至于今尚在也。自斯以来，天下学者知折衷于圣人，而能纯于道德之美者，扬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为众说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兴

者，凡民也。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汉之士岂特无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于是时者，豪杰之士少，故不能特起于流俗之中、绝学之后也。

盖向之序此书，于今为最近古，虽不能无失，然远至舜禹，而次及于周秦以来，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见者，而校其可见者特详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者，岂好辩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 【译文】

刘向所汇集编定的《新序》三十篇，目录一篇，在隋唐时代还属于完整的书籍，如今可以看到的，就剩下十篇了。臣下我考校订正十篇文字完毕，随即写成本书的序论说：

古代治理天下的人，使道德归于一致，让风俗完全相同。这是因为像九州那样广大，像万民那样众多，像千载那样绵长，在教化已经明确、习俗已经形成之后，所要持守的只有一种原则，所要传述的只有一种学说就足够了。所以《书经》和《诗经》的篇章，经历数十个阶段，作者也不是一个人，但他们的说法未曾不前后一脉相承，教化到这种境地，也就是顶点了。在那个时期，行为诡异的人要受到惩罚，宣扬异端学说的人要受到禁止，所制定的防范措施又是这样的完备。所以尧、舜二帝和夏禹、商汤、周文王与武王这三王当政的时代，以及中间曾经历衰败混乱但前王遗留下的影响尚未泯灭的时候，百家众说从来没有在此过程中涌现出来。到了周代的末期，前代圣帝明王的教化准则已经被废弃，遗留下的影响已经归于泯灭，社会上研究治国策略的人，各自得到本身所强调的那一个方面，所以人人充分发挥

自己的智慧，家家推崇自己的学说，像蚂蜂出窝一样在中原地区兴起，全都昭明自家的长处而掩蔽自家的短处，炫耀自家的创获而隐讳自家的偏失。天下的读书人各自形成本派理论却做不到相互融汇贯通，社会上的人们不再晓得学问具有主导方面，治国原则具有归宿。古代圣帝明王留下的雄文尽管就摆在眼前，全都抛到一边而不讲求，况且到了秦朝又成为社会上绝对禁止研习的东西了呢！

汉朝建立，六经全都从断绝残缺的状态下重见天日，社会上也不再有了了解古代圣帝明王的治国原则而用它统一天下思想的人。各位儒者如果得见解释经典以及诸子百家的言论，全都喜爱并倾向它们。因此古代圣帝明王的治国原则被各种学说所遮蔽，变暗淡而不鲜明，处于沉抑状态而得不到阐发，可那些让人感到惊奇又可喜的学说和主张，各自把不同于正统的见解作为崇尚的对象，全都自成一家而名扬天下，在中原大地荒诞地蔓延传布。各方面的情况和周代末期没有任何不同，这种弊病直到今天还存在。从汉初以来，天下学者懂得按圣人所说的标准做出权衡、而能在美好道德上特别纯正的，只有一个扬雄罢了。像刘向这类人，全都免不了被各种学说所蒙蔽，而不清楚按圣人的标准有所权衡择定。孟子说过：等待周文王出世而兴起的人，是一般的老百姓。可属于豪杰的士子，即使没有周文王也仍然兴起。汉代的士子哪里偏偏没有了解古代圣帝明王的治国原则而用它统一天下思想的人呢？也只是在这个时期涌现出的人，缺少属于豪杰的士子，所以也就不能够在世俗之中和圣人学问断绝之后异军突起啊！

刘向编排《新序》这部书，至今说来最接近原貌，尽

管不能没有偏失，然而上至帝舜和大禹，下至周秦以来有关古人的美好言论和优秀品行，也往往显现在那里，总之在于谨慎地择取其中的有益部分而已。所以臣下我痛惜那些散佚而再也看不到的内容。对仍可看到的十篇校理得特别精心，由此也足以明白臣下我指摘刘向偏失的地方，哪里是出自喜好论辩呢？这实在是臣下我客观上不能不这样做呀！

## 列女传目录序

刘向所叙《列女传》，凡八篇，事具《汉书·向列传》。而《隋书》及《崇文总目》皆称向《列女传》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颂义》考之，盖大家所注，离其七篇为十四，与《颂义》凡十五篇，而益以陈婴母及东汉以来凡十六事，非向书本然也。盖向旧书之亡，久矣。嘉■中，集贤校理苏颂，始以《颂义》为篇次，复定其书为八篇，与十五篇者并藏于馆阁。而《隋书》以《颂义》为刘歆作，与《向列传》不合。今验《颂义》之文，盖向之自叙；又《艺文志》有向《列女传颂图》，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乱，古书之在者少矣，而《唐志》录《列女传》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无录，然其书今在，则古书之或有录而亡，或无录而在者，亦众矣。非可惜哉！今校仇其八篇及其十五篇者已定，可缮写。

初，汉承秦之敝，风俗已大坏矣。而成帝后宫赵、卫之属，尤自放。向以谓王政必自内始，故列古女善恶、所以致兴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又以谓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视听言动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顾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闻，盖为之师傅保姆之助，《诗》《书》图史之戒，珩璜琚瑀之节，威仪动作之度，其教之者，虽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尝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义，归于反身；《二南》之业，本于文王。夫岂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兴，能得内助，而不知所以然者，盖本于文王之躬化。故内则后妃有

《关雎》之行，外则群臣有《二南》之美，与之相成。其推而及远，则商辛之昏俗，江汉之小国，《兔萋》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谓身修故国家天下治者也。

后世自学问之士，多徇于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家室既不见可法，故竟于邪侈，岂独无相成之道哉？士之苟于自恕，顾利冒耻，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处显也，然去《二南》之风，亦已远矣。况于南向天下之主哉！

向之所述，劝戒之意可谓笃矣。然向号博极群书，而此《传》称《诗·芣苢》、《柏舟》、《大车》之类，与今序《诗》者之说，尤乖异，盖不可考。至于《式微》之一篇，又以谓二人之作。岂其所取者博，故不能无失欤？其言象计谋杀舜及舜所以自脱者，颇合于《孟子》；然此《传》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盖亦不足道也。凡后世诸儒之言经传者，固多如此。览者采其有补，而择其是非可也。故为之叙论，以发其端云。

#### 【译文】

西汉刘向所编排撰辑的《列女传》，一共八篇，此事详具《汉书·刘向列传》。而《隋书·经籍志》以及《崇文总目》，全都载录说刘向《列女传》十五篇，曹大家注。依据《颂义》来考辨这种不一致的情况，大概是曹大家所注的本子，把原书的七篇离析成十四篇，连同《颂义》共组成十五篇，而又增入秦末陈婴生母以及东汉以来共计十六桩事迹，它已经不属于刘向原书的本来面貌了。这大概是因为刘向原书散佚很长时间了。嘉■年间，集贤校理苏颂才依据《颂义》厘正篇目的次序，重新编定本书为八篇，连同十五

篇的传本，一并收藏在馆阁。可《隋书·经籍志》认为《颂义》是刘歆撰写的，这同《汉书·刘向列传》不相吻合。如今验核《颂义》的文字，大概属于刘向本人的叙写；再者，《汉书·艺文志》载有刘向的《列女传颂图》。这都表明不是刘歆撰写的呀。自从唐朝动乱，古书存世的就很稀少了，而《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列女传》一类书籍共有十六家，至于曹大家作注的那个十五篇的传本，也未见著录，可她这部书现今仍存世。如此看来，古书有的有著录却亡失了，有的没著录却仍存世，这种现象也不在少数了。对此能不可惜吗？如今校理那八篇的传本和那十五篇的传本，已经勘定，可以抄写。

当初，汉朝承接秦朝的烂摊子，社会风气已经严重败坏了。而成帝后宫赵飞燕姊妹、卫婕妤这类妃嫔，更自我放荡。刘向认为，圣王仁政必定要从宫庭内部做起，所以选列缀辑古代女子中善良与邪恶、足可造成国家兴盛或衰亡根源的人物事迹，来警戒当朝天子。这是刘向阐述和创作的主要意旨啊！他讲太任身怀周文王的时候，双目不看污秽的颜色，两耳不听淫靡的音声，口中不吐戏耍的话语，又认为古人施行胎教的方法全都像这样。一般讲，能够端正自己的视听、言谈、举止方面的派头，这属于圣人在位者的事情，也是具有道德的人所要加小心的。但让天下的女子能够做到它，这是多么隆盛啊！依据为臣我所闻知的说法，专替女子安排下师傅保母的护助，《诗经》、《书经》、画图、女史的训戒，珩、璜、琚、瑀等玉石装饰品的固定佩带方式，庄严容止和动静行为的准则，总之那本属用来教导她们的东西，尽管已经完备地创置下来了，但是古代的君子，未曾不用自

己的所做所为来进行化导啊！所以《家人》卦的义旨，归结到反省自身上；《二南》所歌咏的那等德业，来自周文王。这一切，哪里是从王庭外部达到的呢？世上都知道周文王兴起的原因，在于获得太姒贤后的协助，却不了解造成这种状况的根由，大致上是来自周文王对太姒贤后的亲身化导。正因为如此，在宫室内部，后妃就具备《关雎》所赞颂的那些贤淑的德行；在王庭外部，群臣就产生《二南》所咏叹的那种美好的政绩，恰恰同周文王相互成全。把它推布到远处，那么，商纣王乱世的昏暴无礼的习俗，长江、汉水之间的众多小国，《兔爰》诗中设网捕兔的粗鄙民人，就都接受染化，没有谁不喜好仁善又自身浸润得觉察不出来。这就属于经典上所讲的修养好自身，因而国家天下达到大治啊。

后世从求学请教的士人往上数，大多对外界事物曲意随从，却不安心他本应执守的道德情操。他的妻室既然从丈夫身上看不出值得自己效法的东西，所以就在邪僻奢侈上一家跟一家比着来，哪里仅仅是没有了夫妇相互成全的道义呢？士人在自我宽恕上随便对待，光顾私利，甘愿触犯耻辱，却不晓得使自己彻底变个样，这种人往往是因为家庭反倒给他自己就造成罪累的缘故啊。所以圣贤说：“自身不施行道义，道义在妻子那里都行不通。”这话讲得太对了。像这一类人，不属于一向处在显要地位的，可照《二南》那种普遍接受教化的风习，也已经相差很远了。何况统治天下的君主呢！

刘向所载述的内容，可以说劝戒的意旨是相当诚实深切了。然而刘向号称广博，看过所有的各种书籍，而这部

《列女传》言说《诗经》中《采芣》、《柏舟》、《大车》为何而作这类问题，却与现今所见到的为《诗经》写序的古人的讲法，更违逆不相同，这恐怕已经无法考辨清楚了。至于《式微》这篇诗，又认为是两个女子的共同作品。诸如此类，是否因他择取的范围很广博，所以不能不出现错误吧？书中讲述象与父亲设计杀害舜，以及舜用来自我脱险的办法，同《孟子》所说的很吻合。不过有的事情，这部《列女传》里有记述，而《孟子》书中却根本不提，这大概也是圣贤认为不值得一提哩！所有后世众儒生中解说经典传记的人，大多数压根就像刘向这个样。观览《列女传》的人，采摘它那有所补益的地方，而又择定它那是非，就行了。所以我为这部书写序做论断，来阐发它那端由。

## 战国策目录序

刘向所定《战国策》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第十一篇者缺。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

叙曰：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谋诈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卒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旧俗已熄灭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谓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谓不惑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

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臆、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弊。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则此书之不泯，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是以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废也。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 【译文】

西汉刘向所校定的《战国策》三十三篇，《崇文总目》言称，只是其中的第十一篇原文现已缺失了。为臣我访求士大夫藏书各家，得到这部书的所有传本，订正传本中的错误讹谬，而对那些无法考辨清楚的问题特作存疑处理，这样做之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又完整无缺。

臣下我特撰书序说：刘向为这部书作叙录，倡言周代以前，宣明教育感化，整顿法规制度，所以天下大治。等到那一时期过后，谋略诈术兴用，而仁德道义的正路阻塞，所以天下大乱。他这种说法，已经是很精采了。可最后又认为，这部书属于战国的谋士揣度当代国君所能行用的策略，不得不这样干。如此来认为，他可就称得上是被流风世俗所迷惑，而在自信方面却不专一了。

大致说来，孔子和孟子时代，距离周朝初期已经数百年了。当初的旧法式已经消亡、旧习俗已经泯灭很久了。这两位老夫子竟独自明了先王以仁义治国的总原则，认为这是不可更改的，其目的哪里是打算用后世已经行不通的那一套来

勉强天下君主去照办呢？也只是打算随顺他们所逢遇的时代，所碰上的变故，确立起当世的治国方法，叫它不丧失掉先王的本意罢了。从唐尧、虞舜到夏禹、商汤、周文王与武王的治迹，各自所做的变更本来就不一样，各自采取的方法本来就存在差异，可他们治理好国家天下的本意，由本及末的过程，先行后续的步骤，却未尝不相同啊！这两位老夫子的主张，不过像这样罢了。一般讲，治国方法是用来适应时世变化的东西，不一定要完全相同；以仁义治国的总原则是用来定立根基的东西，却不能不完全一致。这属于道理上改变不了的问题，所以这两位老夫子执守这一条，哪里是喜好提出与众不同的主张呢？其实能够做到不随便乱来就算可以了。这才真正称得上是不被流风世俗所迷惑，而在自信方面很专一啊！

战国时代转来转去的策士，就决不是这样。他们不懂得以仁义治国的总原则可以信守，却对游说容易打动君主大感兴趣。这些人内心所设想，意念所关注的是，随便施展一时的权宜对策罢了。因而就纵论诈术的便捷，却避讳败亡那一面；盛言争战的好处，却掩盖祸患那一面。他们一个接一个兜售这套玩艺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捞取到私利而又承受不起那与之俱来的危难的；没有一个不是暂有所得而又承受不起那与之俱来的损失的。最终发展到苏秦、商鞅、孙臆、吴起、李斯这帮家伙出现，也恰恰由此丢掉了自身性命，而诸侯各国以及秦朝信用他们的那些君主，也使自己的国家遭到灭亡。这些人的这套玩艺构成了世间的巨大灾祸，最为明显不过了，可世俗却仍旧没有省悟到啊！只有先王以仁义治国的总原则，可以依据时势，适应世变，指导定立出不同的治

国方法，而考察起它来不存在毛病，施用起它来不存在弊端。所以古代的圣王贤君，从来没有拿这一条换成另外一条的。

有人或许说：“邪伪的学说侵害纯正的大道，按理应该排斥禁绝它。那么，这部书仍不叫它泯灭，这样能行吗？”为臣我对答道：君子禁绝邪伪的学说，本来应把它那学说向全天下讲清楚，使当代的人都知道它那学说不能够信从，然后再来禁绝就行动一致了；让后世的人都知道它那学说不能够照着办，然后再来警戒就显明了。哪里非得泯灭它那书籍不可呢？所以孟子写的书，对当时出现的倡行神农氏学说的人，倡行墨子学说的人，都特予标揭并指明他们的荒谬。至于这部书的编撰，上续《春秋》，下至楚汉相争的兴起，前后二百四十五年之间，载述该阶段的事迹，压根就不能够废弃啊！这部书带有东汉高诱注解的，计有二十一篇，有的说是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实存带注的为八篇，现今校定本实存带注的为十篇。